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十二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齊皇太子解講疏

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齊竟陵王解講疏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三首

請梁祖講金字波若啓 并答往反六首

述御講波若序

叙御講波若義

謝御講波若竟啓

內典序

齊沈約奉司徒竟陵王教作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

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翹

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鶻

擬皎颺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水劫之遙路精

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

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

普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  
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  
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  
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  
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  
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  
神宣逮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  
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  
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  
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

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  
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  
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慾殊塗一致或草磔  
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兕虎或坐卧  
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  
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  
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  
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  
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

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  
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  
迴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  
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  
遠若夫义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  
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  
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  
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前飾破愛辭親鼓柁無  
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  
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

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巒望波斯而迴  
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  
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  
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  
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髮鬚興情彫金範玉  
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  
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  
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  
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  
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閻往則半息可追

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霧委此又昭被象  
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  
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  
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  
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  
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  
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理卷分或詞義離  
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  
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  
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

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迤相扶獎  
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撒網去網仁惠斯在變  
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  
曲辨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  
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  
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  
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  
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  
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  
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  
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  
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  
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  
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  
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  
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  
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翔塗不

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

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  
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波慧水雖可溉  
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  
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  
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  
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

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  
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  
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  
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沖念若夫方等之靈  
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  
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必集皆繕以寶錄文  
以麗篆凝光瓊筭炫彩瑤滕思欲敷震微言  
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  
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  
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

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  
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于聽僧條  
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  
氤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  
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  
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  
正水興連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齊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沈約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  
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  
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  
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  
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具  
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士步凝  
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  
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  
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  
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

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  
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  
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  
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燭為明無以  
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  
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  
滯輪動雲迴月殿舍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  
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

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岳化洽汾陰早棄  
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  
慕不續於短年欵報之誠恩隆於永劫敬捨  
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  
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  
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  
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

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  
長齋六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  
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  
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  
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  
文宣深以正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  
虬書曰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  
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  
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  
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瘳我心

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  
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  
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闇通或謬  
歌以明道屠羊馭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  
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  
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  
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閑襟長慕出  
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  
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  
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

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  
文緇林枯而重菴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  
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  
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濛射之  
冥遊屈祗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  
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  
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  
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  
鬱量網有節鱗羽借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  
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躔信可以招往隱倫

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援  
西山之趾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  
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迂  
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  
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  
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元長之  
詞也

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曰去冬因君與  
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  
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

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  
寓歡林淑養志南荆可與卜寶爭價韜光楚  
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揚鄭  
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  
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  
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  
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鷲  
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  
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  
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

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  
居問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道  
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為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  
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又使虬鄉人吏部郎庾果之致書喻旨曰司  
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  
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  
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  
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

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道諒有風期  
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  
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  
山阿虛館川涘實望貴然少酬側遲昔東平  
樂善旌君大於東閭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  
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  
為仁由已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  
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  
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地蕭

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  
言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為  
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  
似入櫺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  
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  
餘論為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  
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  
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迺謚曰文範  
先生南郡太守任彥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  
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

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叙  
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  
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  
經擁帚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尺萬頃  
之消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  
千載之恨幽貞子十二虞孝敬曰其子之遴仕梁  
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并表

梁皇太子綱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

軒臺在岳逖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  
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  
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侷神垂則沖天開宇  
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靈啓構照  
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  
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  
絕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  
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  
闡法音伏希躬降眸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  
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  
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彼  
陁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鳳凰負陽鸞鷲安  
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  
覽流汗戰懾謹啓

十二

十一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  
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  
黼袞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  
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盱食方今非切未明  
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

第一三八冊

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  
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重啓請御講

并勅答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  
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  
美春華還憐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  
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  
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  
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義石渠之講竊以  
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

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  
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  
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  
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  
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  
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  
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  
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  
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

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  
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  
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惟  
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  
靡寄書厲夕惕如覆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  
足為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  
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勅  
又啓請御講并勅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

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  
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藁街有  
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  
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劬勞日昊  
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司聳  
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  
相之請學儉得參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  
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蹟復敢上聞伏願樂  
說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  
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舍生凡厥率土心

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  
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  
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  
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

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

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  
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

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  
本誓來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  
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  
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禮畢慧雲續潤法雨  
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舍生隨  
藥木而增長權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  
得未曾有謹宣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趣無  
辭上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啓

并勅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

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舍  
長性得隊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  
輪馭世應跡有為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  
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治  
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智高  
九舜明出十堯頻徙鑿蹕降甘露雨天人舞  
蹈舍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  
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  
轉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悽悽  
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一音曲矜三請被

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  
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即是普被無邊如蒙允  
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為喻不任下願  
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  
衆緣憂勞紛總十二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  
遑汝便為未體國也越勅

啓謝上降為開講

臣網啓丹願懇誠屢冒宸哀實希降甘露雨  
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鑒遂旱苗傾潤豈

比自憐鴟鳥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  
令伏敢重新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  
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  
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舞義  
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雨  
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  
來天魔遙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崙所求  
希世復出其為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  
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  
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為喻臣仍屈

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聲  
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

十二

十五

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  
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  
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  
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  
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

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慙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踏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沉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泐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未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

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

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  
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  
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  
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  
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  
翠巘之陰十二我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  
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  
時三春屆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  
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  
啓高門雲集六衆趨法席以沸誼聽鳴鍾而

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  
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  
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  
衣而就列廡舂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  
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比趨棨戟東轉門  
揚清梵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陞須彌之座  
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  
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  
彌新至如宿學者僧亟淪偏執專杖數論未  
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於是

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  
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  
初而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  
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  
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  
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  
天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  
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  
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  
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

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  
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  
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  
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  
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  
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鄞縣阿育  
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  
之思惟亦同波喻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  
力剝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剎體供養析骨書  
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

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  
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  
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  
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  
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  
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  
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  
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  
沓不可思議一則官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  
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

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捷推既鳴講筵  
將合重肩絰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  
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  
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  
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宿辦妙食  
應時百味盈溢十二八則氛氲異香從風滿觸九  
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一十則同聲讚善遍於  
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  
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舍靈慶悅  
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為發大

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  
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  
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  
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  
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御出同泰寺講

金字般若經義疏并疏問答

第一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般若經題六人論義

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侍中國子祭酒臣蕭子顯撰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  
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  
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  
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曾中也皇帝體至  
道而揚盛烈十二宣聰明而作元后十九十地斯在俯  
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  
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  
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  
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  
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

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  
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  
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  
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軔與究竟  
同流與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  
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  
總持親動玉言妙踰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  
空解之竒趣乃摛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  
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  
翊河圖方比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

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覽壁畫彼  
薰風願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  
通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  
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  
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  
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建  
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  
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  
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爰  
輒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

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之俟  
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雷僧侶  
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  
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  
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  
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表昂等六百九十八  
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  
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  
塞優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  
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

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  
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  
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  
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  
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  
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  
縣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  
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  
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  
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

元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  
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  
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  
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縮揆指迹之處宛  
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  
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  
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  
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  
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  
明起自毫間遍於萬宇左右靈相炳發金儀

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  
腋下達于肩上帝御躬自度禮大衆咸所觀  
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  
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  
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道釋已遠而  
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  
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  
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  
應聲萬物為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  
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

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  
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通解  
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  
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弛氣  
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  
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  
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  
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  
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  
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

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  
七而請益之衆顛顛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  
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  
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  
奉觀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  
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  
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饗人所  
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  
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  
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

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為下床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守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為如法之淨財量入為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備賚故能

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眾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為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萬眾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為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為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

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  
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  
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  
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  
目既非馮媛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  
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息日  
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  
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  
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  
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

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  
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  
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  
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  
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  
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  
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凡立  
義六科及答問一帙舍錄十三

第一日

二月二十六日

發般若經題

六人論義

中寺僧懷

治城寺法喜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龍光寺僧綽

外國僧僧伽陀婆 宣武寺慧巨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制曰曼倩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  
雖罄兩端終慚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  
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  
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得得得以  
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畢  
等故能導羣盲而並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  
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

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為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雅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

金剛般若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德一品  
即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  
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  
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  
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  
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小品光  
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畧爲異光讚起  
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  
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三段盡  
後屬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

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  
與小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  
爲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前注小品亦開爲  
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  
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畧之說  
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  
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  
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  
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  
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故知其然一道

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七卷有二十  
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  
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  
文言云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  
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  
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  
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  
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名為大品前來  
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  
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

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  
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  
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  
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  
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  
問為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  
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  
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  
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  
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羅林中

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經云如  
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  
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若樂非真淨  
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  
悉達與人爲讎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  
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  
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  
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第九  
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  
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

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  
緣故當知初成道日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  
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  
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限以次  
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但  
止有五時往年十二今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  
共相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  
十人是則時教甚爲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  
利益豈容止爲一根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  
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經題立名凡

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辨意思  
益是以人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  
勝鬘是人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  
無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名般  
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之法非法家  
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攝是故此經得受法  
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  
語外國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舍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髮訓釋經  
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

是名為久三世不遷即是常義通者理無壅  
滯是名為通一切無礙即是道義由者出生  
衆善是名為由萬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  
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  
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通經名別者此  
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為別以經字代  
修多羅欲令聞者即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  
若此言智慧波羅此言彼岸密此言度又云  
到具語翻譯云大智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  
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為是此以為是彼

以為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是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即以彼岸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十二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為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為大無得而稱是為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慧義能照諸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

照無得而本圓寂是智慧義云何為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為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

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  
 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  
 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  
 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  
 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  
 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智佛  
 言無所得即是得<sup>十二</sup>以是得得無所得又佛言  
 色即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  
 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  
 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

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  
 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義乖傳燈心  
 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  
 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均塘之水  
 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螻螟之目因千日而窺  
 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  
 近遠憑藉大眾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  
 力儻有疑難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  
 訪本未獲故其文蓋闕  
 主上垂為開講日參承<sup>并勅</sup>答

臣網言伏承與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刻責不任下

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音釋

虬渠幽切 翮許綠切 鴛亡遇切 風甫遙切 暑爲鬼切  
 居補切 川似均切 兕詳里切 牛爲鬼切  
 日景也 馬順也 一角青色 彪悲幽切 籀直祐切  
 也索他各切 柰余制切 彪虎文切 籀直祐切  
 籀除失切 書鉅也 鑣甫矯切 馬巨益切 黔髮之民也

第一三八册

騫去乾切騰徒登切晰之列切璿似宣切綯

翮眩切盥古玩切達渠追切惕他歷切屨居

文也也痲莫隊切駟子朗切磷良忍切菀茂

覆也也暈尺容切蕤人垂切霾莫佳切擗移步

盛貌也澮古會切澨水也逦呂振切逖託歷切晬思清

和潤也鸞鸞音岳鷲鷲音士懾之涉切黼田

繡方矩切隱綺切肝古案切黷徒谷切逗候

切合懷洛侯切暍於歇切躅北角切駮駮

也相弄語偃切祭丘體切有本鄭莫候

名賚賜代切絳古畫迮側革切梵側救切

曹多簡切識徒年切闌國名膜莫胡切黠長

十二

三十一